

雪米莉 著

女人红黑煞

南



廣州人民出版社

雪米莉 著

女人红黑煞

界

九 龙

香 港 岛

贵州人民出版社

(黔)新登字02号

责任编辑：莫贵阳

封面设计：曾一琳

女人红黑煞

雪米莉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

四川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9.375 18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册

ISBN 7-221-02693-9/I·313

定价：4.90元

内容提要

香江九龙旺角，繁华表面暗中问题重重，多少靓女艳妇豪男魔客，血泪悲欢情仇孽缘。为捞世界，黑社会刀枪齐飞，女人街血光弥漫。艳躯玉体横卧街头，城市战争震撼香城。为灭黑帮，警方奇兵突出，铁胆男儿英雄本色，烈焰碧血描朱唇。雪米莉这部最新长篇，将带你进入一个五彩陆离，惊心动魄，销魂缠绵的世界，让你警醒感慨，让你血脉沸腾，让你潸然泪下。

大陆妹阿茹到香港继承遗产未成，反遭色狼姨父非礼强暴，被迫在女人街上经营摊挡，因反抗黑社会的欺凌，与黑帮屡次发生冲突，幸遇警官周港东解危，岂料昔日男女坤仔，不仅是黑社会大佬李西伟的心腹，而且也是李老大情妇美倩的心上人，更是警方隐密线人。当阿茹在坤仔和周港东之间，不顾一切地想与坤仔重续前缘时，一场惊天动地的警匪争夺战，使得几个女人为之献出一切的男人惨烈倒下。于是，踏着情人的温热鲜血，几个女人挺身面对黑社会的挑战，终于用青春与生命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了。

目 录

第一章	欲望女人街.....	(1)
第二章	靓女胆生毛.....	(31)
第三章	销魂九龙塘.....	(69)
第四章	烈血点朱唇.....	(98)
第五章	暴风啸义胆.....	(132)
第六章	芳心共杀心.....	(159)
第七章	赤魂赌青春.....	(200)
第八章	黑焰焚痴情.....	(232)
第九章	一吻同生死.....	(263)

第一章 欲望女人街

午后炽烈的阳光，劲头极猛地在窗外偷窥房中的女人。

据说全身赤裸的女人，远比不上秀裙靓衫包裹着的女人感性煽情。

但是，二十三岁的莎妮，却最喜欢裸露出青春鲜润饱含激情的玉体，在房间里荡来晃去。正如她左耳垂上吊着的那只象征峰性图案的白金钻石大耳环，在粉白胸颈的背景下，让人眼热心动。

内心莫名的向往亢奋和期渴，使她本来就狐狸十足的脸上，浓染了杨贵妃醉酒后的酡颜，愈发显出香江丽人的妖娆。

每天中午，莎妮的哥头（男靠山）坤仔，就会急急巴巴地赶到她这里来，与她共度午后的欢乐时光。电视台的欢乐今宵，节目夜夜新；他们俩的欢乐今午，内容天天鲜。

因而，莎妮照例每天都做足了功夫，热力够、电力强，心猿意马地等候哥头坤仔的大驾光临。

其实，坤仔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豪显富，也不是什么威风九足的猛人（要人）阔佬，更不是威风十足的黑道大哥大。甚至，他连一辆二手车（别人用过的汽车）都没有。

然而，坤仔是旺角女人街一带的飞仔太保。在西九龙，也还算是一个人物。女人街上，他也占了些据点，有些势力范围。

窗外偷窥的阳光因为瞧不到什么新花样，劲头小了许多，慢慢地往窗下退去。屋内的莎妮却是越等越心焦，越等越烦躁。

按惯例，十个坤仔也早就该来了。而今天，钟头过去了两三点，坤仔不但不见人，电话也没有一个。

莎妮几次都忍不住，打开房门拉开铁闸，伸了头去看门外的走廊。这座屋村的走廊上，却鬼影都没有一个，更莫说人了。

“鬼东西，准是又死在哪个凤姐凤妹的怀中，爬不起来了！”

莎妮心中又酸又气地骂了一句，便猛Call坤仔的BB机，过了好大一阵，坤仔终于打了电话过来。

莎妮操起电话就骂开了：“死坤仔，你哪儿去啦，为什么不来？也不知人家等你等得好苦好急！”

“不好意思呀，莎妮，我有事情办啦。”坤仔在电话中说，“我告诉过你，没有人命关天的事情，不要Call我嘛。你总是不听！”

“不听就是不听！”莎妮撒着娇，“我等你来，就是要告诉你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嘛，更是人命关天啦！”

“行啦，明天中午我准时赶来，你再告诉我好啦。现在我有事情。”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莎妮有了气，“你准是又与那个臭婊子搞在了一起。你当心呀，别玩得过份，玩出了火来，

惹上爱滋病，痛苦你终身。”

“你乱说些什么呀！”坤仔说，“你们女人就是这样神经病似的，藕线（傻，不通人情，不明世务）。”

莎妮正要反唇相讥，骂他是阿灿（贬称，指内地来的新移民，原为一部电视剧中人的名字）。忽听电话中一个女人媚魅娇柔地说：

“坤仔呀，你又骂我们女人什么啦？给谁打电话呀，是不是那个莎妮？我告诉过你的，一个有出息有作为，雄胆豪气的男人，是从骨子里、从灵魂里，尊敬我们每一个女人的……”

莎妮听得这个女人的声音，那郁积的焦躁便燃烧起了妒火，她冲着话筒大叫道：

“死坤仔，你果然与别的女人搞在了一起啦，我……我……哼！”

她“啪”地挂上了电话，跌坐在沙发上，气得怒火不打一处来，但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依旧赤裸了身体，在沙发上坐了半个钟头，莎妮才将郁火怨气压在心头，穿好衣服，去女人街上经营摊挡。

女人街是通菜街之亚皆老街到登打士街一段，400米长的街道两旁密布了露天摊挡200余个，与油麻地的男人街遥相呼应。

女人街上销售女性时装，牛仔褲、T恤、饰物、内衣、鞋、手袋等，也有童装。货品都是港制廉价品、次价品、仿制品之类。每日下午开市到晚上十时许，晚上尤为拥挤。最多年轻的工厂妹、学生、小公司职员、服务界女侍应和家庭主妇光顾。大公司大洋行的职员穿这等衣服，是不妥的。外地游客

也时有驾临。一般可讲价，但折头不多。

莎妮来到女人街时，差不多开市了。街上人声鼎沸，繁嚣得很。似乎全世界的女性服装及饰物，都汇总到这里来了。

“莎妮呀，与男朋友拍拖（恋爱）到这么晚才来呀，我们都开市啦！”左边邻摊的佩珍向她打招呼。

“拍什么拖呀？”莎妮自嘲地一笑，“男人嘛，我他妈的算是识透了。要你的时候就要你，不要你的时候，哪儿记得你呀。我呢，是决心做单身靚族的啦！”

“做什么单身靚族啊！”佩珍凑过头来，关爱地问，“是不是又同男朋友吵架啦？有个男人知暖知寒的，总比孤军奋战强啊！”

“不是常说，孤独就是力量的象征么？”莎妮说，“西门吹雪和傅红雪都很孤独，可是谁都不能打败他们！”

“那不过是小说和电视中的人物嘛！”佩珍说，“现实中不存在的。”

一个家庭妇女模样的人翻看着佩珍摊挡上的内衣。佩珍立即转过身去，热情地招呼：

“亚太，这是细条纹设计的棉与莱克拉混纺布料，质地柔软，手感舒适，颜色是紫色的，又好看，又素雅。配上你的皮肤啊，又漂亮又性感，你家先生见了一定很喜欢啰！”

那妇女本来情致很高地看着那套内衣，但听了后面一句话，就立即抛下衣服，“哼”了一声：

“难道穿衣服非得要男人喜欢的才穿吗？我们女人又不是男人的性奴！你这样说，我本想买，也不买啦。男人嘛，我是摸透了的，贱得很，就是不能对他太好。一好他就

自命不凡威风十足起来！”

佩珍也不再说什么，仍是满脸堆笑地又向她推荐了七八种牌子和色调的内衣，但那妇人却看也不看一眼，走到了一边去。

佩珍待她走远了，才冲着她的背影骂了一句：“臭三八，不识相！不买就不买，放一通臭屁干什么？”

那个妇女却走到莎妮右边邻摊挡上，买了一件紫色的棉与莱克拉混纺布料的内衣，而且还买了一件西洛可米黄的时装。

佩珍出了一口粗气，便凑近正忙于整理摊挡的莎妮，说：

“喂，你右边那位美妞，大约是靠脸蛋买货品啊。哼，这个臭三八都买她的帐。男人只怕会被她迷死的。喂，知道吗，她是个表姐（大陆到香港的女孩）。”

话音刚落，就听莎妮冲她右边邻摊挡的人叫了起来：

“喂，你的摊挡是怎么摆的？占了我的摊位啦，光你做生意，我做不做哇？”

她右边邻摊挡上慌忙伸出一个人头，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无意的。”

一边说一边走出来，将她的摊挡移动了一下。莎妮见她年纪与自己差不多，穿套牛仔服套裙，留一头野性而蓬乱的头发，皮肤雪白雪白的，眼睛不很大，却又美又明亮，顾盼之间，让人触电。比起自己来，似乎另外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美姿丽质。

前两天她身体不舒服，坤仔就陪她去大屿山郊游，因此没有来经营摊挡。她的这位新芳邻也怕是这两天新来的，所以彼此都不认识。

但听佩珍讲她是表姐，是大陆妹，坤仔不也是大陆仔么。莎妮不由恨屋及乌，加上她又占了自己的一些摊位，不禁有些怒气。再转念想到，那抢了她哥头的女人，一定比自己更具姿色。

于是乎，一腔早就郁积的怨气情火，迸发了出来。

“对不起！两句对不起就算了么？”莎妮怒气冲冲地叫道，把右邻移了回去的摊挡，用力地推了几下，将好几件白色时装，搽到了地上。

她的美丽的右芳邻皱了皱眉头，想发作却即刻抑制住了自己，说：

“喂，小姐，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找碗饭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又是紧紧相挨的摊挡，大家互相团结好不好，不要产生内部矛盾。你看，你将我的时装搞到地上去了，叫我怎么买得出去呀！”

一边说，她一边捡起了那几件白色时装，好心痛、好肉紧似的又是吹又是拍。无奈，那白色时装上的黑色污痕，却是怎么也弄不掉了。

莎妮假意地一笑：“不好意思啦，表姐，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

她的右邻摊挡没听她说完，便知她是有意为之，脸色不由变了变，但随即又恢复了恒常的微笑。

“来，认识一下，我先自我介绍。”她的右邻摊挡伸出了手来，“我姓王，叫王红茹。你们叫我阿茹好啦。希望你们彼此之间，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进步，为繁荣香港建设香港，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莎妮则并不伸出手去，只淡淡地哼了一声，不阴不阳地

说：“用不着来这一套，把自己的生意搞得风生水起，繁荣自己的腰包好啦！”

阿茹只得油讪讪地收回手来。碰了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心头颇有些不舒服。

那边一直在留意这边动静的佩珍，忙说道：“嗨，阿茹表姐，她叫莎妮，我叫佩珍。请今后多加关照呐！”

阿茹忙摆手道：“哪里哪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嘛，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大家都互相帮助，互相帮助。”

“喂，你来香港多久啦？”佩珍问道。

“还没有两个月呢，你们要多多帮助我进步啊。”阿茹一脸的真心诚意，让人感动。

“互相竞争啰！”阿茹右边摊挡的梁婶插言进来说，“香港地不如内地，在这里，我们大家平日都要挨到黑搏到尽，方能勉强应付过来啊！”

“香港地，真是什么都要拼力竞争么？”阿茹说，“不过内地现在做生意呀什么的，也讲竞争了。”

“是吗？”佩珍说，“再竞争激烈，也不如香港地吧！香港地，商场、情场、马场、赌场、考场、欢场、官场，都是战场中的战场。”

“你瞧瞧，四百米的街上，两百多个同业在这里竞争，又都销售同类产品，发财当然要靠自己竞争啦，不好好地做，将来只有望天打卦。”梁婶颇有感慨地说，“在这条街上，我经营摊挡，也有些年头了，深有体会呀！”

她话一说完，便拎起两件棉布巴沙的女子时装，张开喉咙，大声吆喝起来。

“贱价啦，贱价啦！一百块两件，一百块两件！买五送

“啊，快来买呀！货不多啦！”

梁婶的嗓门虽是大得一条街上都听得见，但声音却是沙哑的，像破竹篙似的响着。

“快来买呀，快来买呀！九十年代美国服装的四大主题系列：矿物资源、都市怀旧、现代艺术、中古世纪。应有尽有啦！”

“哗，跳楼大甩卖呀！三十块两件，另有精品馈赠！喂！小姐，你要不要？这套粉红长褙最适合你啦，你看看，看看，包你穿在身上，横街竖巷所有男人的眼睛都直啦！”

“喂！来呀，价钱平到不值！”

“五十块三件啦！嗨，小姐，这牛仔套裙，你穿在身上，热力四射，媚魅没法挡。要不要，要不要？什么，流啲（劣品、次货）？你看看呀，我的小姐，你觉得唔抵（不值得），就不成交算啦。哼，我这是坚嘢（好的，质量上乘的东西）啦！”

“吐血贱卖啦！谁要，谁要？”

“又便宜又好看的维多利亚蓝套装啦！”

“意大利流行专家汤蒂妮女士的最新奉献！宽松自如、轻爽飘逸的系列夏装，一经穿上，终生难忘。来呀，快来买呀！买流行专家鬼婆汤蒂妮！来呀，喂，太太，要不要？”

“嘿，最流行巴黎米兰的桃皮针织布，微纤维混纺针织布及Pucci印花织布系列！”

“特价酬宾，欲购从速！”

“大减价！大清货！大出血！”

“逼迁无良，形同破产，不计成本，一件不留，三天清！”

“偿还赌债，不计成本，见货糟质！”

“货靚价平，移民在即。限期沽清，一至九折。为免向隅，欲购从速！”

“旧雨新知应怜我，助我清货还赌债！喂，大陆同胞，我的兄弟，我的同志，伸出你们援助的手，拯救你们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走投无路的阶级兄弟吧！”

“喂，超级大减价，SALE！”

四百米长的女人街上，推销声响彻云霄。偿还赌债未免是真，汤蒂妮的设计难说有假。千奇百怪的招徕术，各领风骚，手段只一种，竞销。目的唯一个，赚钱！

也有的姐妹挡，母女摊，年长色衰者坐摊，收钱易货，青春年少者阻街，充当模特。

更有的摊挡前，热闹非凡，一拨又一拨的人，蜂涌抢购。造成一种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货最好价最平的印象，你若不信，为何如此多的人，挤来抢购？

但你千万别信，那些抢购的人，全是摊主的线人。他们此刻以钱易货，但钱却是摊主的。过一阵，一辆车开来，他们购去的货又物归原摊了。一切旨在诱你上当。

看来是大减价，实际上却是在折扣优待之前，将原价标签全部撕掉，急急忙忙地另打新价。一般情况等于没有减价，有的甚至不减反加。

若你凑热闹贪便宜，前去抢购，事后方知上了大当，等你醒过来，即使气得吐血也无可奈何了。

香港地嘛，讲金不讲心，讲钱不讲情。谁叫你一对眼睛，不睁得大大的；一双耳朵，不张得开开的。

推销声一起，一条在上午还冷冷清清的女人街，霎时间

便是红红火火风生水起了。

这时候，佩珍的摊挡前，走过来了好几个内地游客模样的人。女人街上的人都心知肚明，好比鸡食放光虫（萤火虫），大凡内地来的游客，返回大陆时少不得要帮三亲四戚狗朋猪友购物购货。而男人街、女人街以及专做内地游客生意的香港北角马宝道，便是他们三番五次的必到之处。

“喂，很便宜的。看看，这是九十年代女性最崇尚的色调。沙色米黄、焦糖米黄、橙色、金黄色、罂粟红、靛蓝以至绿松石蓝等色调的流行时装应有尽有。一百块一套的套裙，千值万值呀！”佩珍鼓舌摇唇。

几个大陆游客模样的人，东看西看，也不说什么。本是购物者，却装成游逛客。

“这套混光纤维麻布的时装，一百五十块，我给你们包上好了。告诉你们啦，本来这套时装卖价都是二百五十块啦，看在大家是同胞，一笔难写两个中字的份上，我一百五十块吐血卖给你们，当是送啦。一百五十块有个人情，值啦！”在女人街上摆了两年摊挡的佩珍，操练得牙尖嘴利。

几个大陆游客还是没有开口，也不说不要，也不说要，连价都没有还。

“喂，同胞，怎么样？价平货靚，再好没有啦。这套时装十六七岁到五六十岁的人都可以穿的，来吧，买一套，我另外还送你们几件饰物，都很珍贵的哪！”佩珍喋喋不休地游说。

“喂，快来买啊，不计成本大出血！”莎妮放开喉咙吆喝了起来。

几个大陆游客便离开佩珍的摊挡，走到了她的摊挡前，

认真地看着摊挡上的时装。

“十一哥（土里土气）的表叔，不买还翻半天，呸！”
佩珍翻了一下白眼。

“怎么样？同胞，买几套最流行的时装吧。”莎妮招呼着他们，“你们看，我的时装质优价贱，通街上也找不到比我的再好的啦。你们若要，我可以便宜点卖给你们。”

几个大陆游客翻了翻，又没有开口。

“这样吧，我以出厂价卖给你们，我这差不多都是直销啦，没有中间环节，平到不值啊！”莎妮的口才心机都不错，“比如这套仿土耳其石色的绿松蓝，厂价一百，我就一百卖你们的，其他摊挡上呀，少说也得卖你三百四百的。”

几个大陆客人有些动心了，拿了那套仿土耳其石色的绿蓝时装，认真地检看了起来。

莎妮立刻不失时机地补上几句，“内地嘛，我也去过不少地方，像长城、九寨沟、峨眉山、黄果树瀑布、桂林以及一些大城市，北京广州什么的，都去过。这套服装放在那北京的西单王府井、成都的大科甲巷一摆，少说也得买五七百块人民币啊！我一百块港币卖给你们，千值万值啦！”

几个内地人拿了那时装，凑到一起，低声合计起来，莎妮的后席话，真让他们要掏钱包了。这么热情的摊主，不买，不脸红心慌么？

“还能不能少一点，小姐？我们可以多买几套。”其中一个游客用杂七夹八的广东普通话说道。莎妮的诱惑，他们没有法抵挡。

“这个……”莎妮似乎面有难色，但她忽地一咬牙，“好，每套八十卖给你们，我今天运气不顺，赔本开张。你

们一人来四套怎么样？”

“那就……”大陆游客开始动手掏钱包了。

近些年来，大陆经济飞跃发展，据称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亚洲四小龙发展最快时期的最高峰值。所以，大陆来香港的游客中，几乎都是荷包鼓囊的。

不过，内地总的消费水平比较低，游客为他们的亲朋捎带的货物中，决不可能去购一件一两百万港币的俄国产紫貂皮革，或者三四百万港币的伯爵表的“奥拉”系列男表。

他们要购买的，大多还是女人街、男人街上的这些港制廉价品、次价品、仿制品之类，既便宜，又物美，捎回去之后，皆大欢喜。

所以，近些年来，大陆游客便成了女人街、男人街上购物的一支强大生力军。无怪乎这些摊挡主们，一见到大陆游客的到来，立即笑在脸上，乐在心间，忙在口头，快在手里，——肥在腰中。

正当几个大陆客人要掏钱包之际，忽听旁边的阿茹用正宗的普通话叫卖了起来：

“喂，来呀，瞧一瞧，看一看呐啊！三百块的多色马德拉斯麻布、混金属色塑料纤维麻布时装，我二百块就卖啦啊！喂，瞧一瞧，看一看啦啊！只瞧不买，不划算呐啊！喂，瞧一瞧，看一看呐啊……”

不叫还好，这一叫起来，几个正准备掏钱包购买莎妮的仿土耳其石色绿松蓝时装套裙的大陆游客，一听这正宗标准、京味浓得化不开的普通话叫卖声，仿佛踏遍铁鞋无觅处，他乡忽然逢故交似的，一下子便围到了阿茹的摊挡前来。生怕若是慢来一秒半秒，那令他们亲切得要掉泪要心痛的正宗标